

官场反腐小说

麻将这鬼东西

李德禄
◎著

人生就是一场未知的牌局

游戏场，交际场，权利场，生死场，麻将牵动人心的魂绳；
牌桌上赌，商业中赌，官场上赌，人生中赌，麻将亦是让人变成鬼的迷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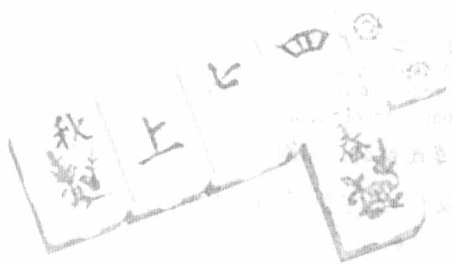
龍門書局

鬼东西



麻将这东西

李德禄
著



龍門書局

北京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举报电话：010-64030229；010-64034315；13501151303
邮购电话：010-6403416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麻将这鬼东西 / 李德禄著. -- 北京：龙门书局，
2010.6
ISBN 978-7-5088-2385-0

I. ①麻…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05411号

责任编辑：郝明慧 周伟 / 封面设计：尚书堂

龙 门 书 局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www.longmenbooks.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总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0年7月第 一 版 开本：16 (720×1000)

2010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9 1/2

字数：428 000

定价：3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麻将逗鬼东西

檀香书



雅人雅玩添雅
細閑暇不心喜
春好靜中悟
及陰陽理人間
正道是滄桑

僧祿詩
估亭上





序

从长城是可以被推倒的说起

谁都知道从山海关到嘉峪关有一条伟大的中国墙叫万里长城。这道万里铁墙几千年来矗立在华夏大地上，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谁说它能被推倒？谁又敢推倒它？

李德禄先生继《中秋月》、《雾烟》之后又一部力著《麻将这鬼东西》出版了。他用艺术的手法向我们诠释了：麻将这鬼东西在撼动“伟大的中国墙”，不信，你看后便知道了。

说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夸大了文艺作品的社会功能。其实老年人饱经人世的沧桑，未必读了《三国》就更滑头，青年读了《水浒》也未必就行侠仗义，抱打不平。好在他们读了书，丰富了文化知识。而玩麻将牌就不同了，不识字都不要紧，“歌不会唱，舞不会跳，见了麻将走不动道儿”。从农村老百姓的玩桌上，到大中城市的宾馆、棋牌室里，大摆牌桌，美其名曰“码长城”，是娱乐，是解闷儿的游戏，可从赌玉米粒儿变为粉红色的钞票。这种无师自通的搓麻将，像瘟疫一样席卷大地，由单纯的娱乐游戏发展到赌钱、赌物、赌人……2009年10月9日《北京晚报》“警法新闻”栏目报道：“五分之一的贪官因赌犯罪”，可见问题的严重性。

麻将牌是中国人发明的益智游戏。它体现了老祖先的聪明才智，但发明麻将时并没有赋予它赌的内容，只是为了游戏娱乐。几千年过去了，麻将牌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步发展。由于国泰民安，中国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钱的人不是少数而是多数，不带钱搓麻将就没有“刺激”，搓上了瘾，搓出了“学问”，也搓出了邪恶。四个人坐在那里钩心斗角，“看着上家，防着下家，算斗对家”，互设陷阱。常玩常新，花样多多，丑态百出，成为坑人的根，腐败的源。

小说着重描写了一个很有才干的某市市长金承金，如何从插队劳动到进城上大学，工作以后行为谨慎，勤奋努力，一步一步走上

领导岗位。饭后茶余，接送结束，娱乐游戏，染上了牌瘾。牌桌上本来是平等互助，寻个开心。有些人要求金市长批条子、升位子、赚票子，便哄着他，拍着他，奉承他，故意输钱给他，由开始的几百元，慢慢发展到几万元，一晚上搓下来抵他几年的工资，“手背不能赖社会，命苦不能怨政府”，“养鸡的不如倒蛋的，能干的不如会算的”。他认为这是自己的天赋，是智商高。由量变到质变，他利用手中的权势，封官许愿，独断专行，夺人妻室，以至于利用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勾结不法投资商，割国家土地作交易，在金钱美女的引诱下到特区去豪赌，过糜烂的生活。当东窗事发，他想挣扎，但铁的事实把这个一贯标榜自己是“人民公仆”的金市长，打为阶下囚。作者把牌桌上的把戏，钩心斗角的伎俩，描写得淋漓尽致。

玩扑克牌被戏称为“学 54 号文件”，搓麻将牌被称为“码长城”。虽是俚语却很深刻，如此码长城岂不是拆长城？摧毁人上进的精神长城，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作者长期生活在基层，饱尝工作和生活中的挫折和磨砺，使他冷静地观察生活，悟出人生的真谛。他以朴实的风格，白描的手法，创作了这部“醒世恒言”。

作者生动地描绘出一幅从厅局级岗位的干部一直到基层的平头百姓赌徒的众生相，揭示了那些“从小不偷针，长大不贪金”的老实人，是如何在“赌”的染缸里，染得人鬼难分。

作者精彩地报道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给我们提供了一部反腐倡廉的好教材。

作者李德禄先生是我多年的好朋友，由于常年辛劳，腰疾缠身，做了手术，现在坐的时间一长便疼痛难忍，这部长篇小说是他趴在床上写出来的，实乃难能可贵。在此向他表示感谢和敬意！

刘颖南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中国艺术研究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2009 年 10 月 15 日于海淀

目录

第一章	牌桌上的风采	1
第二章	大头民与小头偏	17
第三章	黑狗蛋与洋白葱	27
第四章	有心的与无意的	41
第五章	乡野秀士王宏民	50
第六章	土秀才初上桃溪	61
第七章	王宏民与王浩	77
第八章	市长娱牌论理	90
第九章	爱把新桃换旧符	98
第十章	身在咫尺心相隔	118
第十一章	未被撕掉的破窗纸	128
第十二章	为斗牌拜师学艺	140
第十三章	别出心裁的文人娱牌	151
第十四章	为伊弄得心交瘁	163
第十五章	热闹的东堂开发区	179
第十六章	小麻将与大人物	195
第十七章	曲径通幽处	218
第十八章	见风使舵 另辟蹊径	233
第十九章	醉翁之意不在酒	254
第二十章	移情别恋入怀抱	274
第二十一章	都是麻将惹的祸	293
第二十二章	明修栈道 暗度陈仓	316
第二十三章	敢赌才能赢	329
第二十四章	方案背后的方案	345
第二十五章	境外豪赌 初试锋芒	361
第二十六章	雾中之花落谁家	377
第二十七章	铁了心赌一把	388
第二十八章	东原风起云涌	402
第二十九章	牌场高手的沮丧	418
第三十章	水落石必出	429
第三十一章	尘埃落定	441
第三十二章	王宏民再上桃溪	450
后记		460



牌桌上的风采

金承金轻轻地笑了笑，望着宋德顺说：“老宋啊！我早就说过，选拔干部应当到麻将桌上去考察。在这块小天地里，甭管是谁，只要一上桌子，想不表演都不行。”

宋德顺要当一把手了！

越来越多的消息像风吹在水面上似的，一波又一波地灌进宋德顺的耳朵里。他的心里就像平静的湖水投进一块巨石一般，不可能不泛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他很快就要升任东原市档案局一把手了，尽管这是传言，但他绝对相信社会上业余组织部长的话，因为他们的说法最后往往被无情的事实所证实。

以前，在他身上也曾有过两次由副职变正职的传言，但都水月镜花空喜欢。原因很简单，就像人们说的，生命在于运动，当官在于活动，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他既没跑又没送，自然是原地不动了。

宋德顺在二十几年前的一次招工中甩掉了农民的帽子，由于他的实干精神和业务能力的提升使他很快从乡里调进了档案局，而后又顺风顺水地当上了副局长。他不善交际，业余活动很少，尽管成了业务尖子，可副局长这个位置一坐就是十来年。六年前，不少人纷纷告诉他，市里就要去掉他那个“副”了。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着实高兴了一阵子。没想到走了老局长，来了个并不年轻的新的老局长。

三年前，那位新的老局长退休了，社会上疯传他要接班，最后宣布的结果还不是他，是现在这位又要退休的局长。这次又涌起他扶正的消息，尽管说他不是官迷，也绝不是毫不迷官，但心里自然不会没有些想法。

的确，档案局这么个小单位，无权无势无财力，人们都不看好，也没有谁哭着喊着打破脑袋地往里钻，但它毕竟是一个标准的正处级架子，好歹都是公家的事，但工资增加、职位提高却是自己实打实的利益。

在社会上，尽管他牛不起来，可一进局机关的院子，关起门来照样能吆五喝六。再者说，宁当鸡头不当牛尾，当了一把手绝对不会再看别人的脸子。副职嘛，就不好说了，再好的思路，再好的想法，只要人家正职摆摆手摇摇头，你再高明的东西也全都得放到一边歇着去。

宋德顺倒不一定有这么多花花肠子，要有早提了，可现在讲究按劳取酬，按付出收取回报。他想把事干好，也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最不济也得付出与回报相等。现状是，老局长凡事一推六二五，不管三七二十一。他任副职，干的却是正职的活儿，除了不能拍板，不能作决定之外，啥事都得他忙乎，心里不窝屈才怪了！

这次是第三次传言了，能否把传言变成现实，能否迈过由副职转为正职的这道坎儿，这次怕就是最后的机会了。别忘了，他已经四十七岁了，七上八下，过了五十就准备奔赴二线的队伍行列之中了，因此，他必须抓住这次机遇。

红日临窗，老宋比往日还早地进了办公室。机关里大部分人还未到，他提着两只暖瓶到锅炉房打开水。回屋刚沏好茶，点起支香烟慢慢品味着。电话响了，老局长请他过去，告诉他下午市委组织部金承金部长要来找他谈话，说白了就是任命前的最后程序，除了思想上做些准备外，晚上还要安排个饭局，好好接待一下。

一整天，宋德顺紧张着、兴奋着，在焦急和烦躁中等待着、切盼着。快要下班了，金部长还没动静，他心里有些着急，都一天了，压根儿没这么浮躁过，尽想着部长那张脸、那张嘴，生怕招待不好，部长耷拉了脸，撅高了嘴。

其实，老宋想多了。老局长可能感到宋德顺这么多年来，不争名利不争权，像头牛似的默默干活儿，任劳任怨地不容易，自个儿临退了，也该帮他一把了，让办公室胡英主任把该安排的都安排妥当了，还格外嘱咐说，金部长歌不爱唱，舞不爱跳，见了麻将走不动道，只要让他玩尽兴了，啥事都好办。怎么尽兴？牌桌上的事还



用挑明了说吗？

金部长没有到档案局，一大早就去了省里。省委组织部干部处王处长的一个电话就让他颠儿颠儿地进了城。按理说王处长的职务比他低，但人家萝卜不大长在了辈儿上，管的就是市地县级领导，升迁任降都经他们的手，甭管吃啥面都得过他们这一水。几句好话可能让你高官得坐，几句谗言又会使你丢职罢官。何况除了工作关系之外，他俩又有外人不知的私人交情呢！这急风急火地叫他来肯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而且又必须面谈，不可在电话里大呼小叫地瞎嚷嚷。谁知进了王处长办公室并未见人影，按处里人员告知的地点，又折转到一家星级大酒店。

金部长进了大厅，在服务员的引领下来到了一个豪华套间。王处长正在和几个大腹便便的人打麻将。王处长很热情，为他一一介绍了几位国企老总，说：“甭急，好酒不怕远，好饭不怕晚嘛！”金部长心领神会，笑了笑坐在王处长身后，当起了免费观众。

王处长牌运很好，才抓三轮牌就叫听了。

服务小姐趁倒热水的工夫，余光一瞥说：“您这牌跑不了啦，很可能自摸！”

王处长满脸带笑说：“观棋不语吧！”不过吉利顺耳的话谁不爱听？“谢谢你啦！”说着利索地抓起一张牌，用手指使劲一抠，用力往桌上一摔，“和了！”服务小姐似乎很得意，扭着屁股笑着走了。

四圈牌结束后又重新掷点找庄，再开战局。这轮牌王处长手气并不好，起手牌样样有，风头进出不断，而且像只只养熟的鸟儿跟他投缘似的，放出去又回来，总也打不完。好不容易弄得有点儿眉目了，别人早就守株待兔了，他一出牌立刻就有人和了。他心里有了气，连连骂自个儿手臭，好像从粪堆里拔出来没洗手似的。忽然，他憋了把大牌，叫听后不巧又抓了张五万。常打牌的人都有预感，感觉到了这张牌的危险。这把牌若是和了就可以弥补前边的亏损，可放出去点了炮便是雪上加霜。这张臭五万让他为难了，这是张加倍翻番的牌，留着无用，打出去又太危险，真像个饿汉子抓住个烫山芋，吃不下扔不得。他不能不慎重。金部长说了句：“跳河一闭眼，生死由命呗！”王处长似乎有了信心，啪地扔进了桌中央。

“和了！清一色、捉五魁、一条龙！”一个老总眉飞色舞地嚷道。

亏他身体健康，若有心脏病，说不定当场就激动地挺了尸。

王处长脸子一下变得阴黑：“好你个金承金，徐庶进曹营你一言不发，放了个屁让我血本无归！”

其实，即便金承金不说，他也得往出打。一则，他自身憋了把好牌，不可能轻而言弃；二则，金承金一句话，不但坚定了他扔五万的决心，而且替自己找了借口，为点炮的责任找了个替罪羊。自己生自己的气没啥道理，若生别人的气，尽管不该也显得硬气。于是，他理直气壮地生气了！

“王处长咋啦？怎么当上了炮兵团长？”一个老总笑了，王处长脸儿拉得更长了，不但阴黑而且有霾。

金承金看着王处长的黑脸儿，盯着牌桌上那张五万，颇多感慨：“五万五万双刃剑，既能为己获利，亦能将别人害惨。就像组织部长的作用一样，既能为别人扬名，也能让别人丢官。金承金呀金承金，你咋就管不住自个儿这张嘴呢？”

金承金愣了一会儿说：“我去趟卫生间。”

王处长连哼都没哼一下。不大工夫金承金又坐在王处长身旁。见他又来了，王处长刚露出阳光的脸又阴云密布。金部长笑了笑依然未动，趁着别人不注意，悄悄把两千元塞进了他的口袋。王处长不动声色，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在偷着乐。过了一会儿，王处长似乎打了兴奋剂，手气也跟着衣兜里的底气一样上升，连续和起牌来，而且越和越大，不但把以前的亏空全部补齐，而且还大面积丰收。他脸上云开雾散，话也多了，说：“咱不是炮兵团长，是税务局长，碰到这么好的纳税人，岂有不收之理？”

牌局一散，屋子里只剩下王处长和金承金。

“老金呀，今儿个你这雪中送炭，我这儿就锦上添花了，不然我非一败涂地不可！这钱你拿回去，反正咱也没亏空！”王处长说着点了两千元往桌前一推。

“王处，这算啥呀？我的就是你的，你的还是你的，你这是按劳取酬，劳有所获嘛！”金承金双手把钱又推了回去。

王处长笑了笑没动钱，也没再往外推。

“老金呀，省里有可能提你当市委副书记，在这些日子里，请你务必注意，千万不要让机会从指缝溜走！你知道，这个位置可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盯着，也不是一天两天地盯着，我可是为你尽了心



出了力，尽心出力的话我就不说了，咱可是真心地盼你高升呀！”

“王处，咱哥俩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交情啦，今天来得急，没啥准备，改天再登门拜谢吧！”

“这是啥话？太见外了！咱俩谁跟谁呀？这样吧，如果没啥急事，晚上吃完饭再走，有兴趣的话咱们再找几个人来干它一个通宵！”

“不啦！不啦！”金承金突然想起还要去档案局找宋德顺谈话，如不是约好了的，他还真想上桌子过过手瘾呢，尽管他知道这是场不公平的牌局，不用上桌就早已决定胜负，但他还是乐意玩。这是多少人梦想着送都送不出的礼，他不能不送。其实送出的礼是有数的，而收获却是不可预料的。

下班了，档案局的员工往外走，金承金部长却往里走。因为没有接到金部长不来的电话，所以宋局长、胡主任和办公室的人一直都按兵不动。

“进啦！进啦！”办公室的愣头青小张气喘吁吁地跑进办公室。

“你有病啊？什么紧啦紧啦的！把舌头捋直喽再说话好不好？真是的！”胡主任冲着小张直吼。

“金部长进门了。”小张终于说明白了，别人也听清楚了，一窝蜂似的跑到楼口。

宋德顺耐心等待了一天的谈话，仅两支烟的工夫就结束了。金部长起身要走，宋副局长赶忙拦住。

“部长您那么忙，难得到我们小庙来一趟，我已安排了晚饭，饭后他们提议打打小麻将，请部长赏脸就与民同乐吧！”

“好吧！盛情难却嘛！只是我牌技不入流，手又自大一点，那就请你们像日本人一样，多多关照吧！”金承金心里清楚得很，饭局牌局都是关系局，像他这样在此地一跺脚三颤的主儿还能吃了亏？说不定把送给王处长的钱又补了回来。想到这儿便又笑着说：“老宋呀，只听说你是业务尖子，没想到还是麻将高手呀？”

宋德顺也笑了，说：“不瞒您说，我呀是做饭糊，炒菜糊，连熬稀粥都能糊，就是打麻将不和！”

一有了牌局，饭桌上就成了应付差事，尽管饭是好饭菜是好菜。一进入棋牌室，金部长立马就精神抖擞。他们像水泊梁山排座次一样，轮点大坐庄，依次坐好后，金部长问怎么个打法？打多大的？上了桌的除金部长外，一个是宋德顺，一个是去年调入的王副局长，

麻将这东西

另一个是办公室主任胡英，也是唯一一位女性。这些人谁也没有定调的份儿，官大的表准，自然是由金部长定规矩。他们玩得是吃碰提，门清加翻，断门加翻，没绘儿加翻，捉五魁加翻，对子和、一条龙、清一色翻番。以五元、十元、二十元为计算标准。看似不大，但讲究不少，真玩起来输赢怕是低不了一两千元。

宋德顺有些含糊，心想都是挣有数的工资，这么一折腾回家怎好交代？便吭吭哧哧地说：“是不是有点儿大啦？”

胡英笑了，咯咯咯地像只刚下完蛋的鸡。“宋局，我们都知道您是个气（妻）管炎（严），不像我在家里是肤（夫）轻松。这样吧，你把心踏踏实实地放肚子里，保你输钱不过千，赢牌乐翻天！如果输了就算我的，这总成了吧？”说完又一阵咯咯大笑。

胡英的笑很有魅力，再加上她本就美丽，这一笑真是花枝乱颤。其实她已经不年轻了，三十四五岁，按说就快要步入豆腐渣的年龄了，可她愣是不显老，脸上白皙光亮，不注意根本看不到那浅浅的皱纹。兴许与性格相关吧，她总是笑，似乎永远也不知愁的滋味，脸上总露出与她年龄不相符的天真，一笑还有两个浅浅的小酒窝。这是她的魅力所在，亦是她的优势所在，她很会发挥魅力，也很会利用优势。她的老公是个公司的老板，挣得像是无数的钱，所以她从未把钱当回事。

还有一个原因，她年龄虽不算大，可在局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上已稳坐了六七年，也该换换位置了。她当然盼的不是空调更不会下调，只能是提升。机关里领导的位置是有定数的，不知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一个人有了动静，就会引起无数人的心里波动，就像风吹草动一样，哗啦就是一片。

胡英心里清楚，今天这个场景不仅仅是宋副局长的机会，同样也是她的机会。副职升成正职，空出的位置势必有人去补充。补充谁？是她还是别人？一切都是未知，但她深知，如不从外往进调，就本局的现有人员中提拔，则非她莫属，而这一切虽然不是她自己能决定了的，却是她必须要努力争取的！

胡英当然知道，人事变动就像走马灯，走了穿红的，来了穿绿的，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朝不用那朝人。宋副局长去副扶正之后必有他的想法，能否把自己视为补缺之第一人，他的提名举荐则是关键之所在。一旦被列入提拔名单，那么组织部又是关键的关键。说你行，



立马下任命书，说你不行，可能一辈子都会坐在冷宫里成为被人遗忘的后备。金部长掌握干部的升降大权，让他对你有了好感，不管是开车放绿灯，行船发了通行证，就会一路畅通无阻。因此，她今天必须有上佳的表现，必须把自己的好印象牢牢地印在二位决定她前途的领导心里。

宋德顺脸儿红红的，像是只憋足了劲却下不下蛋来的鸡，吭哧了半天才挤出了一句话：“我真的不大会玩，怕扫了诸位的兴。要不，你们干着，我看着，替你们沏茶倒水当回公仆吧！”

“老宋！你不玩就没意思了。今天你可是主角呀，我，还有别人，不都是为了陪你呀？别人都不怕你怕啥？大不了输几个钱呗，能输而且输得脸不变色心不跳也是功夫嘛！瞧人家小胡主任，那叫一个爽！”金部长脸上乐呵呵的，嘴上尖刻刻的。

“宋局！来嘛！有我在，还能让你回不了家？”胡英边说边挤咕眼。

“好！咱就交点儿学费，舍命陪君子吧！”宋德顺下定了决心，真的是跳河一闭眼了。

严格地说，宋德顺的牌技不算臭，可不知是心太乱心太软还是手太臭，两三圈下来竟没和过一把牌。不是他没有机会，而是不敢去抓住那个机会，因为那个机会都是金部长点的炮，他知道和了的滋味与和多了的结果。几次机会的丧失，牌似乎对他有了意见，凡是好牌，有用的牌，像是躲着他似的，上下对家全去就是他抓不着。尤其那些大大小小的筒子牌，个个都像瞪圆了愤怒的眼睛，冲他发泄着不满的情绪。他心里百爪挠心似的烦。不和也罢，而且越不和越点炮，越点炮就越是烦，他简直有点儿坐不住了。看了看抽屉里装的一千块钱，十成倒去了七成，心里真的打起了鼓。

“小张，去拿几盒中华烟！”宋德顺吩咐小张去买烟。

不一会儿，小张颠儿颠儿地跑回来。宋德顺寻常不怎么吸烟，不知怎地今天就是想吸。他抓过烟，放到金部长面前一盒，又撕开另一盒的套封，抽出一支递给金部长，为他点燃后，自己也叼上一支，点着火，深深地吸了一口，又徐徐将烟吐出来。烟就像镇静剂，安慰着他那不安定的心情，渐渐地还真稳定下来了。

“和了！”老宋终于得意了一回。

这炮是胡英主任点的，不仅让他开了张，收入可观而且及时，

不然他很难再撑下去了。这把牌让他有了三百多元进账。他真想对她说声“不好意思”，可见她一脸诡秘，满脸带笑，就像是他给她点了炮一样。炮是胡英故意点的，他不傻，自然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了。他回报了一个感谢的微笑，便不再言语了，只是心里感激这位“及时雨”。

金部长也笑开了，他的笑内容很丰富。他对胡英的言行举动都非常留意，自然看出这炮是她故意点的。心想：这女人可真是机灵鬼，真能也真会为领导操心办事。细一琢磨，感到她不光是怕宋德顺输钱，真正的用意是怕他输得太厉害了，扛不住了掉链子。一旦牌局玩不下去了，把自己晾在牌桌上，岂不尴尬难堪？他想到了《沙家浜》里的阿庆嫂，真是左右逢源，滴水不漏。

金承金轻轻地笑了笑，望着宋德顺说：“老宋啊！我早就说过，选拔干部应当到麻将桌上去考察。在这块小天地里，甭管是谁，只要一上桌子，想不表演都不行。喜的怒的，笑的骂的，沉稳的，躁动的，工于心计的，暴跳如雷的，爽快大度的，小气抠门的，无一不在表演。有的人平时遮隐掩藏，让牌桌这面镜子一照，立刻原形毕露；有的平时哥俩好，好得穿一条裤子都嫌肥，可因为块把毛钱便怒目相向，面红耳赤，甚至大打出手。有的人平时温文尔雅，谦和大度，两把牌不和便拍桌子、摔牌子、骂骰子，看啥都不顺眼，耷拉着脸子像谁都欠着他似的。有的平时脑瓜精明得过人，算账时愣是装糊涂，收钱嫌少，掏钱嫌多，赢钱没够，输钱难受，甚至扎账赖账，实在没借口了便拍着脑门说记不清楚了，收钱时哪把牌也没犯过晕，少给他一分都得跟你急！唉，这些都甭说了，多得数不清，概括起来就是心理素质和道德修养。另一方面，一个人的组织能力、决策能力、观察判断能力，以及果敢取舍能力也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深深地吸了口烟又说：“就说点炮吧，有时也是一种果断、一种自信。凡事都像书本一样，都有正反面，点炮固然不是好事，那是有代价的，可万一点不了，你就可能赢了，关键看点得值不值。如你有一把大牌，出了牌又没有点儿炮，你的收获将是巨大的，如果为了怕点炮你就把一把难得的好牌舍弃了，那便是前功尽弃了。所以呀，牌场就是战场，打牌就是赌，就是搏！赌的是心理，搏的是豪气胆气！如果是个三脚都端不出个响屁来的人，上了牌桌也是个无所作为的窝囊废！这样的人怎么当干部？怎么当领导干部？”



“金部长，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你这才叫真正的玩家，玩牌都玩出这么深奥的理论，让人不得不服，不能不服哇！”宋德顺尽管被金承金一顿讽刺挖苦的说教弄得脸儿红红的，还是扬起一双敬佩的目光，由衷地感叹着，心里也在对自己的表现担心着。

胡英咯咯地笑起来，好不容易才停下来，说：“金部长，您真是位大师级的领导。以往只听说您的为人正直，才华出众，能力超强。没想到您把深奥的道理表达得如此通俗幽默，把人人都玩的牌局浓缩成人生的精华！社会的精华！幽默，也得有幽默的资本，不是人人皆能的事。今天算开了眼了，不仅目睹了领导的精湛牌技，更领略了部长过人的才智。这才是真正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才是真正的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精辟！透彻！让人想不佩服都不行呀！”

金承金有些飘然了，顺风顺耳的话人人爱听，可他从未如此受用过。尤其是那些漂亮的话从漂亮的女人嘴里娓娓道来更显得动听。此刻，他深深地记住了那张漂亮的脸和那张动人的嘴。

王副局长也想表示一下，可一时找不到适当的词，只是不明所以地把头频频地点着。他手里的牌叫听了，没绘儿吊将，手里的牌换了一张又一张，总是和不了。嘴里不停地唠叨着：“臭！不换那张牌就和了，刚打走就又回来了，真气人！瞧，刚换了牌，又回来啦，这咋整呀？”

金部长看着他说：“老王呀，你的牌总是换来换去的，怎么能和呀？就像一个单位的干部屁股还没坐热乎就被换掉了，新来的没几天又调动了，总是换来换去的怎么开展工作呀？别忘了‘稳定压倒一切！’牌听了就死等，越换越乱！”

果然，王局长抓了个二饼就留在手里，转过圈来，果真又抓了个二饼，没绘儿，调将真的和了。他兴奋地说：“部长呀，您真神了！赶明儿写本《麻将技术大全》得啦！”

金承金咧着嘴刚想显摆几句，不想身子一挪，挪出个冲天大屁来。众人捂嘴想笑，谁都知道不能笑，立刻把松弛了的肌肉又紧绷起来。他们不是不清楚这种带味的声音是从谁的屁股底下放出来的。几双眼相互地瞄着，谁也不好意思说出来，说出来就没意思了。这就像在家里，小孩子放了屁大人就会指责他，可屁是大人放的，小孩就不敢说什么了。

一直低着头的宋德顺，想问屁是谁放的，咋这么臭？刚说了个